

十里舞阳最温柔

曹嵩松



黔东山水,多藏灵秀。在玉屏侗乡的层峦叠翠间,舞阳河如一条碧色丝带,自西向东迤邐而行。这条河不似江南水网那般稠密织就连绵市镇,却以另一种姿态滋养着这片土地——她是大地的血脉,是时间的刻痕,是侗家儿女世代传唱的悠长歌谣。

舞阳河源自黔中云雾山,经施秉、镇远,过玉屏而赴沅江,终入洞庭。其名“舞阳”,一说因河道蜿蜒若舞,一说古时沿岸有“无阳”之邑,音转而成。河流在玉屏境内最为开阔处,约莫也有十里之遥。这十里河段,不闻吴侬软语,但见侗寨依山;不现石桥廊棚,却有风雨楼阁悄然伫立。水仍是那润泽万物之水,只是滋养出的,是另一番人间气象。

人类总是逐水而居。不知多少年前,第一批侗家先民沿河迁徙至此,见河水澄澈,两岸土地肥沃,便卸下行囊,伐木建楼,在河湾处升起一缕炊烟。他们或许也曾听见河水的低语——那是一种不同于斜塘河温柔召唤的声音,而是混着山风簌簌、猿啼鸟鸣的,属于大山的浑厚吟唱。

舞阳河通航之始,记载可溯至明代。《玉屏县志》记:“舞水通舟楫,上达镇远,下抵沅湘,商旅往来,邑之所赖。”河道犹如一条生命线,将闭塞的山地与外面的世界连接。明清之际,随着“改土归流”,汉人渐入,带来了耕织技术、市集贸易,也带来了文字与礼乐。河岸边,侗家的吊脚楼旁,渐渐出现了粉墙黛瓦的汉式宅院;芦笙曲里,偶尔飘出几句湖广腔调的叫卖声。

真正的繁盛是在清中期。玉屏成为黔东重要码头,江西、湖广、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舞阳河上,货船往来如梭,运出桐油、药材、箫笛,运进布匹、盐巴、铁器,河北岸形成了三条主要街市,店铺林立,马帮铃声终日不绝。河南岸的侗寨虽保有其俗,却也学会了与山外客打交道——他们用侗布、腌鱼换回需要的物什,也在月光下的鼓楼前,向外人展示着“赶坳”对歌的古老风情。

每次沿舞阳河岸行走,从县城东门码头旧址,一直到下游的丙溪河口,总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恍惚。河岸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如玉,上面依稀可见当年纤夫踏出的凹痕;那些废弃的拴船石孔,仿佛还系着昨日的绳缆。河水汤汤,带走了多少木排竹筏,又记住了多少离别与重逢的侗歌?

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疏浚排涝,这里的治水更关乎通航与防洪。清乾隆年间,地方官员组织“凿险滩,修纤道”,使上游险段得以通航。民国时,更在河岸广植林木以固水土。这些努力,虽不若范仲淹、海瑞那般可青史留名,却也是普通百姓与自然相抗相融的见证。他们懂得,这条河既是恩赐,更需敬畏。

如今的玉屏县城,早已跨河南北,一新楼林立。但在舞阳河北岸的老街区,依然能找到旧时痕迹。修复后的老街不长,青石板路两侧,是明清风格的木构建筑——这些房子多有过往商号的影子:“杨氏箫笛坊”的匾额依旧高悬,“郑家油号”的石门槛已被磨出包浆。一家老茶馆里,老人们用侗语和汉语混杂着聊天,话题从当年的木排帮说到如今的“箫笛名都”“侗听玉屏”。

从老码头拾级而上,走进这条街,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交融。建筑是汉式的,但窗棂上雕着侗家喜爱的花卉图案;店铺卖着玉屏箫笛——这是汉族乐器,却因用本地水竹制作,音色别有山野清越,成了侗乡名片。街上偶尔可见身着侗装的老妇缓缓走过,深蓝的百褶裙摆扫过石板,窸窣声里回响着历史的叠音。

文脉在此处,不是单一线条,而是汉侗

交织的锦缎。

玉屏箫笛制作始于明万历年间,郑氏先祖得异人传授技艺,取舞阳河畔特有水竹经数十道工序制成。箫声清幽,笛音婉转,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乐器本是汉文化产物,却在侗乡生根,甚至融入侗族情歌对唱。当地人讲,月明之夜,河畔听箫,能听见水声与山风的回响。

过河向南,进入山区,真正的侗寨依山傍水而建。最有名的要数朝阳寨,寨中鼓楼高耸,檐角飞扬如大鹏展翅。鼓楼是侗寨的灵魂,议事、节庆、迎宾、歌会皆在于此。寨老说,鼓楼的每一根柱子、每一块枋板,都来自舞阳河上游的深山。伐木顺流而下,在寨前码头起岸,全寨合力,不用一钉一铆,层层叠叠,直指苍穹。

舞阳河支流上,多有风雨桥横跨。这些桥廊相连,可避风雨,故而得名。最负盛名的当属车坝河上的“回龙桥”,建于清道光年间,桥上有楼阁三座,中间一座为八角攒尖顶,龙凤飞舞,雕梁画栋。桥不仅是通道,更是寨民休憩、青年社交的场所。夜幕降临之际,侗乡群众不约而同地来到桥上,约定俗成的曲调,信手拈来的歌词,即兴编创的舞姿,构成侗乡最日常的画卷。

人与河的关系,在侗乡有更深的隐喻。侗族古歌唱道:“鱼儿有水才活跃,鸟儿有林才欢歌,侗家有河才兴旺。”他们将河流视为母体,每年春耕前有祭河仪式,感念滋养;也视河流为通道,送走了多少乘排远行的儿郎,又迎回多少闯荡归来的游子。

旧时文人墨客过玉屏,多会留下诗篇。清人郑珍过舞阳河写道:“蒙蒙穿石磴,杳杳入烟芜。若到荆竹洞,还应骑白鹿。”诗中不见江南的精致婉约,却多了几分山野仙气与疏朗。也有官员、商旅在此停泊,于客栈墙壁题诗,留下“舟车辐辏东门,灯火连宵照水村”的句子,记录下当时的繁盛。

时代变迁,水运式微,舞阳河曾沉寂多年。直到近年,当地人重新审视这条母亲河的价值。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在保护中寻求新生。上游建了水库,调节水流量,让河道四季澄澈;沿岸修了生态步道,植以桃李杨柳,春来花如云霞。老街区改造,保留原有格局,引入侗绣、箫笛制作、油茶作坊等非遗展示,让古老技艺活在当下。

最动人的是夜晚。河岸灯光亮起,不似江南红灯笼的暖艳,而是素雅的暖白与淡黄,勾勒出风雨桥、鼓楼的轮廓,倒映水中,恍如仙境。漫步在岸边,且听箫笛声悠扬婉转,穿过夜色,与潺潺水声应和。这是现代技术与古老文明的对话,轻柔而深刻。

沿河而行,四季皆景。春日油菜花染黄两岸,夏夜萤火虫在河面低飞,秋来稻浪金黄,侗寨举行“开镰节”,感谢自然的馈赠。而我最爱初冬——两岸的枫香、乌桕经霜后,红黄斑斓,倒映碧水,如巨幅油画。偶有渔舟划过,桨声欸乃,惊起白鹭数只,飞向远山云雾之中。此时伫立桥头,能感到一种天地悠悠的宁静,仿佛这条河已流淌了千年,还将流淌千年,而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它某个瞬间的见证。

舞阳河不语,只是流淌。她见过独木舟上的远古先民,见过商船上的各路客帮,见过抗战时期溯江而上的文化西迁队伍,也见过今日河边健身散步的寻常百姓。她将所有的记忆沉淀在河床的鹅卵石里,将所有故事融进永不止息的水声中。

这十里舞阳,不仅是地理的长度,更是时间的深度,是一个民族与一条河共生共荣的史诗。她不像斜塘河那样编织出密集的市镇网络,却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在山谷间铺展出一幅汉侗交融、古今相续的画卷。每一次走近她,都像是翻开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着生命的坚韧与岁月的温柔。

水上明珠

冰雪



去松桃自治县平头镇好几次了,有一次特意登上一个山顶,看坐落在山脚的村庄,世代代都靠山生存的人们,心中慨然万千,就想起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一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山中小溪也尽收眼底。每条小溪都有它的故事,既不汹涌澎湃,也不喧嚣张扬,只在百姓的田间地角交際处静默流淌,是庄稼吮吸的“奶水”,是花草绽放芳香的“营养”,是繁衍生息饮食的肌理。

平头镇,有两条河流,一是平头河,发源于八十坡脚的石郎溪,它一路流淌在沙带地段,水在夏季是凉的;二是莲塘河,从孟溪红岩洞潺潺而来,流经的地质是泥土,寒冬腊月捧一把在手,水是带暖的,仿佛在告诉人们自己长年累月在山沟里循环的律动,把粗粝的泥土滋润成岁月的温柔。

柔软的水,有它前进的目标,每当遇到阻碍时,它会发出激越超群的力量;它又是无私的,让万物的根系在蓬勃地生长。每一丘田,每一块土,每一株植物都记得它的恩惠,记得所有与它接触的一切。柔软的水又是团结的,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任何地势,仍然初心不改对土地保持爱意的连续,只要人们需要,就是它找到的地方。

就这样,柑子园水库的水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像搭建的舞台。有人说,那些粼粼波光,是清风邀请阳光走在水面的脚步,与炊烟跳起一支撩动心扉的“慢舞”,给这片乡土带来无限动感。它正如一个艺术家,用深厚的功底告诉人们,所表演的不是外表的颜值,而是刻在观众的骨子里。又有人说:粼粼波光是一个个闪烁的文字,而这水库就是平头镇的一本厚重的书籍,所记录的不但是时代的变迁,更是每一个清晨翻阅的开始。

柑子园水库,虽然没有大型水库那样有气派,但它在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湛蓝的水面荡漾着一种特殊的气息,不是谁家过好事敬落的喜庆,也不是流进泥土的腥腥,而是上游飘来那些正在盛开的花香和芦笋青叶的味道。然而,这味道却是那么真实。“中庭日正花无影,曲沼风生水有纹。”停住脚步,你会发现,蜻蜓也来凑热闹

闹一昂一俯地点水,鱼儿也会探出头来撒欢,它们荡起水的涟漪,展现出无数个晴雨交替的岁月。

浙沥春雨,一夜之间填满所有的沟渠,水在这里汇集,像一块崭新的布,手指轻轻一碰,感觉它柔软的质感发出山色的声响。群山并不说话,而是巧手绣织的五彩缤纷嵌印在这块布上。而柑子园水库这块“新布”的水,铺平这一带低洼沟坎,再用“二月春风似剪刀”撕开成若干条纽带,引进田间地角。蹲下身来,用心聆听,会听到蚯蚓蠕动土粒的声音。犁头划开土坯,老远看上去,又像在梳理一个冬眠在初春醒来的诗行。暖阳也很多情,把美好的希望洒给千家万户。

柑子园水库是个旧工程。它在这个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那是1956年冬开始测量,1958年春完工。是当初松桃县各区的建设者们,从大约三公里的小跳岩搬运的青石,用一年的时间修筑而成。堤长35米,河堤高8米,整齐划一地让紧紧拥抱的水资源,与原始的流淌截然不同姿态,更加符合审美的价值。水在这里稍作停顿后,又流经修筑十年左右的水渠,分配在下游的下马岩村,再到隘门、猴淡溪、龙秀等地方各种农作物的脚下。稻谷,苞谷,油菜,还有许多品类繁多的蔬菜,远离靠天吃饭的无奈,顺应人们与生活的节奏,遵循自然的更迭规律,继续默默地生长。

柑子园水库是第一期工程,它是在齐心协力的人力中更新,昼夜风雨里悄然落座。新生的水库像新生的婴儿,落地时努力地吮吸与砌起的青石依偎互生关系。这样的场景,它像人的心态早已成熟于心,不需要任何布置,自然而然地,水库清澈明了地袒露它的心扉,更懂得自己的意义。就这样,它和人们的需求搭配在一起,从此开始积蓄力量。

修筑柑子园水库,时间追溯到1956年,那是一个雪花飘舞的冬天,有两个为水库鼎力可敬的人在极寒的天气里,和人们一起挽起裤脚,撸起衣袖,甩开双臂在泥河里来回穿梭。一是技术员赵明忠,他为测量河底基础的数据,流水在他脚上激起的水花,像是为他绽放的花朵。那些放进基坑里的青石,把他的数据叠成坚固的厚墙;二是主管大坪区

区长谭友,他是吃苦耐劳的人,带头扛起石头,“嗨哟,嗨哟”地走在水里,河泥裹在他的脚上是厚实,泥巴粘满衣服是厚厚的铠甲。勤劳的风爱干净,一口气扫除了一天所有的疲劳时,脸上的汗珠还没有干,在冬日的阳光里更加透亮。

冬天是万物休眠的季节,也是雪花最美的时节。“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为水库缝制了一件艺术衣裳。每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他们朴素而健硕的身躯,像一棵棵高大的树,迎接下一个春天。

河堤下方的一侧,镌刻“泥河工程”,在这字的上面镶嵌一颗五角星,它是那个时期的核心力量,也是修筑水库人的结晶。五角星随着太阳的光线,散发在下游的河面而光芒四射,给潺潺的河水镀上一层金色的纱衣。水库仿佛有了灵性,不再是整条河流的淤泥随意四处流散,而是集结沉淀它的故事。当太阳落山后,水库也随着黄昏进入星辰。星辰在水库的怀里,继续闪烁五十多年来未曾间断的温存。

柑子园水库,虽然没有大海那般波澜壮阔的胸襟,可它在那个“煮蟹当粮不识米”的时代,是松桃人民敢拼敢搏的奋斗精神。也告诉了人们的积极与智慧,宽怀地接纳了四季落叶与尘埃,孕育出种子和生命。它告诉人们的坦荡,以及柔情的胸怀,如何懂得包容狂风骤雨,如何保持清澈不变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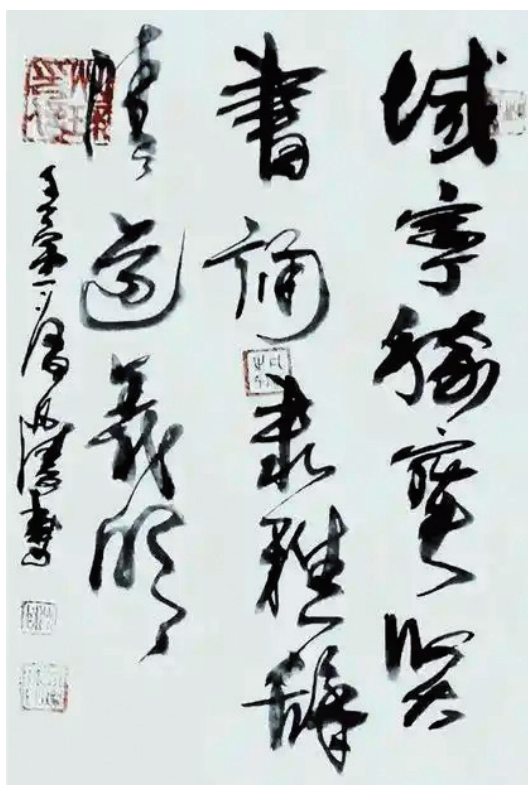
站在水库的坝堤上,面对那轻而荡漾的水,觉得整个身心全是青春的气息。水库周围,那些喜人的庄稼,收藏着这一方劳动人民的心声,古树和小草的光影里飘来灶台的佳肴,在这里“慢得理直气壮,也鲜活得掷地有声。”

走进平头镇,柑子园水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此交织里,记录着老一辈用绚烂笔触串联起艺术长卷。用青石筑起的河堤,曾经跳动着修建水库时那些年轻的脉搏,凝固的是他们心扉,打开的是墨香的风雅。

大山深处的一颗明珠,闪耀在清澈的水上,也镶嵌在村庄。在新时代的日子里,它晶莹剔透的光芒,继续引领着人民前进的方向。每当水库旁的水渠上响起的捣衣声,是一声声响亮的赞歌……

耕泉斋主人

朱晓东



书舍得。每次面对他家地上床上到处都是的书,我就像走进耕泉斋故事遇见“书痴”郎玉柱一样。只是此斋不是彼斋,郎君若尽甘来有了妙颜美人颜如玉,那兄却只有折叠如山的铅字,笔墨纸砚朝夕为伴。我也是乐得看书免费,所以经常来此。用乒乓球桌般的画案上,常摊着几大本价格不菲的日本二玄社精印的古代画册。他喜欢用矿物颜料临摹这些画册里宋元的山水古画,说是有怀化过来的老板一百块钱一幅收,还成了他一笔不菲的收入,支撑起他贵族般的矿物颜料开支。为了让画有点古代的样子,他集了一大盆馊了的茶水做旧,自己装裱后挂在破了的竹篾石灰墙壁上,也很好看。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画要逗人喜欢点,才好卖钱,所以我常见他现场画画,却基本上没见过他现场写字。上世纪90年代初,那修堂在万山成立了一个青年书法协会,同时办了一次万山青年书法展,我也受邀写了几幅。展览在解放街当时万山特区图书馆开幕那天,作品堆满一屋子;那修堂牵头有几幅字非字、画非画的作品,就挂在正堂显眼位置。那时书法很新潮,万山也紧跟时代脚步。这次展览轰动一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万山的第一次书法展览。

过了大半年,一次他给我说,某某拖着不给他上次装裱的十元钱,要我帮他去要。我说我不熟。是真的不熟,现在都记不起,那个拖着不给那修堂十元钱的人是谁。

从小喜欢看“三言二拍”,模仿古代人行事,学习毛笔字就拿毛笔在屋顶墙壁上写,集石门颂“咸宁稼宝贤书语,隶雅辞清道义明”于白壁上,好好的墙壁让我当宣纸糟蹋了。幸运的是,没被爸妈打骂,还被来家里借灰面做装裱浆糊的当时万山唯一一位书法家那修堂大赞一番,说他颇得石门颂笔法三分。

认识那修堂,也巧,他家住在汞矿子弟中学围墙后面一方水井上,是竹子皮编的泥墙房子,他自名“耕泉斋”。见屋头书多,我是主动厚着脸皮去认识他的。破屋子里有很多万山新华书店都没有的文化艺术书籍,可以说是一座小小图书馆。我对中国书法文化脉络的学习,就始于“耕泉斋”。

那修堂,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就买

做个文人还是有点可怜。所以我在后来的某天就不再卖弄文化,直接给老板打工去了。毛笔杆也搁开裂,砚台长期不用,直接一分两半——当然这是石头不好的原因。

我是第一次在那修堂那里看见古代的装裱方法,他还放花椒在浆糊里,说可以驱虫。把书画在门板上铺平后就贴在小门板或者墙壁上,让薄纸变得厚,再过十天半月取下来,然后就如裁缝衣服一样,拿花纸纸头天地脚地进行装裱了。

那修堂是舍得花钱投资的人,他当时拜河南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天然为师,在那个矿工人均月薪百多块的年代,入门费都是两万元。从矿小请假,停薪留职到后来买断工龄,一直寄居河南。

2007年冬,据说在郑州一间旧屋子里,一天电炉烤火出门忘关电源,线路老化引起一场火,烧了那修堂毕生书画珍藏——听他一矿工好友说,其中有启功朱砂墨竹图、张海四条屏岳阳楼记等几百幅真真假假的古今书画作品。我想,要是那修堂张图的书法该多好,民间传说张图号二水,是天上水德星君下凡,大富人家都以挂他书法来避火灾。

那场大火后,据说那修堂就生病了。一次在解放街偶遇那位工友,打听那修堂消息时,他说也已久无联系。在那个程控电话流行的年代,通信方式基本都是座机,大家一个月几百块工资,面对三四千元座机安机费,不是谁都舍得消费的。现在如果他还在人世,以其对书画艺术的痴迷,也应该功名成就了。只是我在关注的各大书画网站,一直没有看见他的消息,或许是改用了艺名,那就不得而知了。图片取自网络